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认识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问题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党中央决定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正确。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

经济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水平模式或水平效应，另一种是结构模式或结构效应。所谓水平模式，也叫粗放经营。即在技术条件不变，产业、产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平面拓展的发展模式，一个国家在发展之初，通常因产业空间巨大而采取该种模式。随着产业空间被铺满，该种模式的边际效应急剧递减。所谓结构模式或结构效应，即通过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来提升发展经济。结构提升的要旨在于创新。饱和是低层次产能的饱和，结构提升总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打开一片新天地，开创一个经济发展的新空间，结构调整对于经济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没有尽头的。

我国长期追赶型的水平模式，积累了大量的结构问题。这种结构问题，概而言之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一个时期以来，各地纷纷上了不少房地产项目，借助于高杠杆率上的房地产项目，一定程度上就是“次贷”。在此收益定律的驱使下，本来应当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向制造业的资源流向了房地产。

房地产充斥着泡沫，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之所以如此，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分不开，与片面追求GDP分不开，与对城市化的误解分不开，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违背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基本功能，变成了用来炒的。当房子是用来住的时候，属于实体经济，一旦变成了“炒”的，就变成了虚拟经济，潜伏着金融风险。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一直实行的宽松的、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人们手里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财富不断缩水，为了保值增值被迫投资房地产。

现行的政策不管初衷如何，实行的结果是忽视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可以使一国经济有扎实的基础。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所著

《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揭示了制造业对英国现代化的贡献。加拿大学者瓦科拉夫·斯密尔在其所著《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中指出：“如果没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制造业浪潮，美国就不可能赢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全球战争。”同样，制造业的稳步发展也是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领导者的关键。制造业关乎的是谁来装备中国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看GDP的数量，而且要看GDP的构成、看GDP的质量。

第二，实体经济中低端产能的严重过剩，高端需求大量外溢。

低端产能之所以严重过剩，是长期的水平发展模式，加之刺激性的政策使然。其实经济发展速度稍微慢一点，可能各方面能更加协调和和谐。然而速度却很难慢下来。难以慢下来的原因一是企业不愿意慢下来，谁慢下来就可能被后来者越过；二是政府不愿慢下来，谁也不愿意在自己担任领导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一旦慢下来就会采取刺激性政策。

其实，先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写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像几何级数一样的增长，而消费只是按算术能力增长，这就是产能过剩。在那里，周期性的产能过剩不仅没有用行政手段去解决，而且成了创新的机遇。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机制。市场机制包括破产、兼并、重组、危机，即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下行阶段。人们通常认为是经济危机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其实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为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采取的刺激性政策，上了很多不该上的项目，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危机阶段，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下行期只不过是市场机制的自我修正，是强制性地挤出泡沫，强制性地淘汰落后，强制性的激励创新，再一次占领市场的时候经济发展就上升到了新的层面。

第三，过分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过度强调金融业在GDP中的比重。

首先是对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误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和船员的收入。其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为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然而，配第-克拉克定理是就一国的情况而言的，且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拔苗助长的。个别地区连生产性服务业赖以存在的载体都没有，又何来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政策不能上下一样粗，还是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一些地方过分强调金融业在GDP中的比重是值得注意的。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应当是一个教训而不是经验。原因有三：一是金融业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银行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现在银行的角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放款加传销，再加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二是金融部门的政治权利得以加强，宣称金融业是时代的宠儿。三是鼓吹放松

监管，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据此，我们应当根据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加强监管，坚决遵循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

二、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管理解决的是总量问题、眼前的问题、浅层次的问题。供给管理解决的是结构问题、长远的和深层次的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是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创造了需求，更多的时候是人们好像是被教导着消费什么。历史长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特别重视供给管理。

从近期看，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解决滞涨问题时也使用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西方先期发展的国家，长期应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形成了滞涨。其实，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其后果不仅是滞涨，最终由于人们对政府的主权债务发生怀疑，进而对政府信用发生了怀疑。当代供给学派主张减税、主张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让微观层面充满活力。当前，美国再一次大幅度减税，日本也跟着减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好像在全国各省纷纷给予招商引资以优惠的条件一样。各种资本都会流向成本低的地方。故此，我们也要在降低企业的负担上下功夫。

我们应当建设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创新比淘汰更重要。一些企业所以继续生产哪些利润薄得像刀片一样的产品。实际上是无奈，没有更多的能盈利的产品被创新出来。如果有新的更能盈利的产业、产品涌现出来，谁还愿意死死抱住哪些“鸡肋”式的产品不放呢！创新需要号召，但更需要环境。

健全市场机制，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应当明白，供给是企业的供给，是企业根据市场走向的供给，或者是企业通过创新创造的市场。政府千万不能越俎代庖。☆

(责任编辑:刘宇浩)